

# 史诗·音声·认同：拉祜族葫芦笙的“共祖”叙事与活态传承研究

刘禹含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葫芦笙是拉祜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其文化意义根植于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葫芦生人”的祖先神话。本文从“共祖”叙事切入，借鉴“体化实践理论视角”，考察葫芦笙如何将宏大的神话逻辑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音声实践。研究发现，葫芦笙不仅是扎迪“做成的第一件器物”，更是一个以身体、声音与意义三维度相互耦合为特征的完整符号系统，其中制作技艺是对祖先创造的模仿，曲目体系是生活世界的音声化呈现，芦笙舞则以身体动作承载信仰秩序与时空观念。在当代语境中，葫芦节已成为多民族共享的团结符号，葫芦笙文化正在经历从“被发明的传统”到“活态传承”的转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生动的声景注脚。

**关键词：**拉祜族；葫芦笙；共祖叙事；体化实践；活态传承

## Epic, Sound, and Identity: A Study on the "Common Ancestor" Narrative and Living Transmission of the Lahu Hulusheng

Liu Yuha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Yunnan Kunming 650500

**Abstract:** The Hulushe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usical instrument of the Lahu people, whos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rooted in the ancestral myth of "humans born from gourds" within the creation epic "Mupamipapa".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on ancestor" narrative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draws up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practice" to examine how the Hulusheng transforms grand mythological logic into audible and tangible sonic practic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ulusheng is not merely the "first object crafted by Zadi," but a complete symbol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body, sound, and meaning. Its craftsmanship imitates ancestral creation, its repertoire embodies the soundscape of daily life, and the Hulusheng dance conveys belief systems and concept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rough bodily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the Hulusheng Festival has become a shared symbol of unity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Hulusheng culture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fabricated tradition" to one of "living transmission," offering a vivid sonic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Lahu people; Hulusheng; Common ancestor narrative; Embodied practice; Living transmission

## 0 引言

葫芦在拉祜族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拉祜男子出门随身携带三个葫芦，一个装水或酒，一个装火药，一个便是葫芦笙。这一生活古谚表明，葫芦笙在拉祜族社会中绝非普通器物，而是笼罩在神话光环之下的生命必需品。葫芦笙之所以占据如此崇高的位置，根本原因在于它与拉祜族的祖先神话紧密相连。在长篇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天神厄莎用葫芦孕育了人类始祖扎迪和娜迪，而扎迪“砍来最好的泡竹，找来最好的葫芦，找到蜂蜡和树槽，做出了第一只葫芦笙”。这意味着，葫芦笙是始祖亲手创造的第一件器物，它以神话叙事宣告，葫芦笙的声音，就是祖先

的声音。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拉祜族葫芦笙如何将“共祖”神话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音声实践，这种实践如何建构和维系民族文化认同，以及在当代社会变迁中这一传统如何延续与转型。

在理论视角上，本文借鉴康纳顿的“体化实践”概念。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群体记忆通过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的操演得以传递，强调体化实践在社会记忆传承中的核心作用，并将习惯性记忆区分为体化实践（如姿势、礼仪）与刻写实践（如文字记录），着重分析了前者在记忆传递中的效能（Connerton, 1989）。黄

凌飞、董宸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拉祜族葫芦笙研究,提出了“身—声—意”体化实践的分析路径(黄凌飞、董宸,2017)。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发展出三个具体分析维度:身体技法维度,关注葫芦笙舞的动作规律、体态特征与身心耦合机制;音声表达维度,考察葫芦笙的曲目体系、调式特征与生活世界的音声化呈现;文化意涵维度,探究葫芦笙如何承载信仰秩序、生产时空与社会规约。通过这三个维度的交叉分析,本文试图呈现葫芦笙这一“祖先之音”如何从神话叙事落实为日常实践,又如何通过代际传承维系民族认同。

## 1 “共祖”的神话原型——从葫芦生人到扎迪制笙

### 1.1 葫芦——拉祜族的精神图腾

理解拉祜族葫芦笙的文化内涵,须从葫芦图腾谈起。《牡帕密帕》全诗17个篇章、2300行,在拉祜族民间口耳相传数百年。其核心情节是,厄莎种下金色葫芦籽,葫芦成熟后,小米雀和老鼠共同啄开葫芦,走出始祖扎迪和娜迪,人类由此繁衍生息。葫芦因此成为拉祜族的精神图腾与生命象征。

拉祜族自称“朋雅佩雅”,意为“葫芦的儿女”;古语“比蒂朋雅”意为“人们都是从葫芦里出来”。流传至今的民谚“说千来了说万来,打开葫芦人类来”,从民间话语层面确认了葫芦在族群记忆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各民族中,至少有20个民族的49则故事讲述人从葫芦中生出,葫芦作为人类之祖的意象深植于中华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基因之中<sup>[1]</sup>。

### 1.2 葫芦笙的元叙事意义

葫芦图腾最精妙的延伸,在于史诗中扎迪与葫芦笙的直接关联。据《牡帕密帕》,扎迪从葫芦中走出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制作葫芦笙。在拉祜族的神话时间轴上,葫芦笙是祖先生成自我身份、展开生存行为的开篇,具有元叙事层面的奠基意义<sup>[2]</sup>。

与之相应,娜迪同时“砍来最好的金竹做响箎(口弦)”。厄莎在葫芦笙和响箎里放进相思药,扎迪吹笙时想起娜迪,娜迪弹响箎时想起扎迪,二人结为夫妻,生下13对孩子,人类得以繁衍。葫芦笙从一开始就是与爱、与婚姻、与生命延续直接关联的声音符号。它不是战争的工具,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一个民族关于“怎样成为人”的根本性想象。

## 2 器物与身体——葫芦笙的制作技艺与体化实践

### 2.1 制作技艺,对祖先创造的模仿

神话叙事规定了葫芦笙的文化意义,而意义的落地需要通过具体的物质制作来实现。拉祜族葫芦笙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sup>[3]</sup>,以长把葫芦作笙斗,钻孔插上五根长短不一的泡竹管,每根管插入葫芦部分安上簧片,以蜂蜡固定,再经多次调音方能完成。大小悬殊,小者如鸡蛋,大者可达一米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制作葫芦笙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化”的实践。葫芦作为祖先化身的图腾母体,被匠人手工加工成发声的乐器。这一过程暗合了神话中扎迪“做成第一只葫芦笙”的叙事原型。每一次制作,都是对扎迪创造行为的模仿与致敬。手艺传承不仅是谋生技能的代际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让每一代年轻人都亲身体验将“祖先之形”转化为“祖先之声”的过程。

### 2.2 葫芦笙舞的体化实践分析:身体、声音与意义的耦合机制

拉祜族葫芦笙舞是一个以身体、声音与意义三维度相互耦合为特征的文化符号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身体提供行为的载体与表达的介质,声音承载信息的编码与情感的传递,意义则统摄信仰的秩序与时空的观念,三者共同构成了葫芦笙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本文借鉴体化实践理论,从以下三个层面分别展开分析。

从身体特征来看,葫芦笙舞以脚部和腿部动作为主,强调脚步步伐,上身微微弯曲,重心全部向下,双手把握葫芦笙。敛肩、含颊、松膝、拧腰,通过腿脚左右摆动的体态使重心下降,加之顺拐步的特定步伐,使整个躯干呈现出“亲地”的势态,这正是拉祜族作为山地民族的姿态缩影。

从动作规律来看,葫芦笙舞的运动方式强调对称性,左边跳过的动作必在右边重复一次。基本脚步有虚有实,欲左先右,欲扬先抑,欲进先退。这些动作有着浓厚的“踏歌”舞姿遗风,隐于“韵”“势”之中。

从曲目体系来看,葫芦笙曲以舞曲为多,常见曲目有《跳笙调》《春盐调》《撒种调》《犁地调》《过山调》《串门调》《催眠调》等。这套曲目体系是拉祜族生活世界的音声化呈现,从农事耕作到人情往来,从山林奔走到节庆欢娱,葫芦笙的声音贯穿了拉祜族个体生命的主要环节。

拉祜族推崇数字四，相信天圆地方，四四方方才是世界之本，因此葫芦笙舞的旋律也以四拍为主。葫芦笙吹出的节奏和舞步密切配合，浑然一体，用言语无法表达的身体认知来发展艺术潜能。在大队伍中，只要听到领队吹奏的乐句，众人便心领神会，明白指向哪个套路和环节。“声音感知”是舞者保持身体体验和思想相统一的过程，用听觉形成内在逻辑记忆，结合身体的跳跃舞动，形成具有拉祜族文化独特性的认知系统。

### 3 秩序与认同——葫芦笙舞的社会文化意涵

#### 3.1 信仰秩序的具身化

在传统的拉祜族社会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占据重要地位。葫芦笙舞中的“嘎几嘎”（祭祀开始）、“耶过嘎”（蜂蜡舞）、“撒度嘎”（敬香舞）等套路，均有严格的仪式程序。跳“嘎结嘎”时，脚跟着地缓缓用力向前踩到脚尖，表示“标记”活动结束的位置。跳“嘎括根”时，脚跟贴地向中心扫（“替鲁”），表示把福气扫进门，脚往外扒（“替踪”），表示把邪气扫出门。

拉祜人用身体行为进行重大祭祀活动，使葫芦笙舞的文化意涵逐渐完善和丰富。这种通过身体与声音表达文化意涵的方式可以超越时空，与神灵同乐，得到厄莎的庇护，最大限度地实现族群的心理需求。

#### 3.2 生产时空的音声化

拉祜族先民长期刀耕火种、轮休轮种，农耕生活构成每天的生存图景。葫芦笙舞中的生产生活舞按顺序依次为选地、栓地、犁地、挖地、丢草、耙草、撒谷子、壕地、割谷子、栓谷子、堆谷子、打谷子、筛谷子、装谷子、背谷子、舂谷子、簸米、煮饭、舂盐巴辣子、盛饭、吃饭、洗碗，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sup>[1]</sup>，将外显于时空中的信息和身体运动的经验融于乐舞形式。

例如犁地舞，一条腿弯曲，另一条腿前伸、翘脚，用脚跟着地向前推，间或抬起脚跟向地面点几下，意指土太多需要清土。“风吹谷子倒”则以身体重心放低后大幅度的左右晃动，表现谷穗随风摇摆的情景。这些舞蹈动作不是单纯的审美表达，而是拉祜族时空观秩序的身体化呈现。

#### 3.3 社会秩序的性别化

在拉祜族传统的父系氏族社会中，性别意识深刻影响着葫芦笙舞的操作行为。葫芦笙的制作只有男性可以完成。标志着葫芦笙舞开始的祭祀舞蹈在正室进行，男性在中心围着篾桌吹跳，女性则在外围跟着节奏跳摆舞。葫芦笙吹

奏和芦笙舞传男不传女，更有女子吹葫芦笙“家宅不宁”的说法<sup>[4]</sup>。即便在“姑娘舞”中，也由男性扮演，前后转身移步、鞠躬、再移步、再鞠躬，表示邀请。

葫芦笙舞中的性别意义，是从整个社会的观念和个人观念中获得的。它巩固了父系社会的内部规则，是拉祜族社会秩序的艺术化表达。

## 4 活态传承——变迁中的延续

### 4.1 葫芦节，从“被发明的传统”到活态传承

1992年，澜沧县政府在征求拉祜族群众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葫芦节（“阿朋阿龙尼”），定于每年农历10月15至17日举行。2006年起，为与县庆联办并融入“边三县旅游经济圈”，节日时间调整为每年阳历4月8至10日<sup>[5]</sup>。

葫芦节的设立有其深层逻辑。在政治层面，拉祜族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文化层面，葫芦节集中承载了拉祜族的创世记忆和葫芦情结。在经济层面，葫芦节推动了当地旅游发展。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澜沧县旅游综合收入达3.67亿元，游客人数和收入高峰期均出现在葫芦节期间。

节日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包括民族歌舞展演、拉祜文化研讨会、传统体育竞赛（打陀螺、射弩、荡秋千、爬杆）、物资交流、书画摄影展等。葫芦节已成为澜沧县多个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展现了拉祜文化的包容性。

### 4.2 传承中的挑战与调适

拉祜族葫芦笙文化在当代面临着复杂的传承语境。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外来流行音乐的冲击、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脱节，共同构成了“非传统音乐文化”对传统的挤压。在一些村寨，青年人对迪斯科的兴趣超过了葫芦笙舞。泰国传入的拉祜语流行歌被误认为传统音乐。传统祭祀仪式因老艺人过世而逐渐消失（纪仁春，2009）<sup>[6]</sup>。

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也在生长。2006年，《牡帕密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芦笙舞同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政府设立了传承人制度，国家级传承人2人、省级10人、市级10人、县级19人。全县160个行政村每村组建了一支文艺队，队员均为本地农民，在农闲和节日期间排练表演。老达保寨更成立了“快乐拉祜”演艺公司，将传统歌舞转化为文化产品。

葫芦节的举办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从政府主导向政府指导转变，再向民间机构主导、民众自发参与过渡。这

一转变的核心，是推动拉祜族民众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觉”。只有民众真正认同并主动传承，葫芦笙文化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 5 结语——从“共祖”到“共声”

拉祜族葫芦笙清晰地展示了“神话·音声·认同”三者之间的转化路径。神话（《牡帕密帕》中“葫芦生人”“扎迪制笙”的叙事）为葫芦笙提供了神圣的本体论地位，使葫芦笙成为“祖先之音”的物质化身。音声（葫芦笙的制作工艺、曲目体系、舞动节奏）使神话落地为日常，在节庆与仪式中集体吹奏葫芦笙，拉祜族在笙歌中反复确认自己“从葫芦中来”的族群本源。认同则在音声实践中被不断生产、凝结与传递，通过代际传承和节庆展演世代延续。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葫芦笙是一个跨民族存在的乐器。彝、拉祜、佤、傈僳、哈尼、纳西、怒、普米、苗等众多民族都有葫芦笙传统，不同的名称指向同一种器物形态和近似的文化逻辑<sup>[7]</sup>。《牡帕密帕》中还明确指出，扎迪和娜迪的子女繁衍成了拉祜、佤、哈尼、傣、布朗、彝、汉、回、蒙古等多个民族。葫芦笙的“跨民族存在”由此获得了神话的背书，它不是某一民族独占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多民族共享的、指向共同祖先的声景纽带。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下，拉祜族葫芦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道理：民族认同的根基，

既可以是宏大叙事的史诗，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声景。当芦笙响起，舞步踏出，拉祜族在节奏中确认自己是“葫芦的儿女”，而周边的兄弟民族在同样的笙歌中找到了彼此相连的情感通道。这正是“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这一命题，在云南边疆山地中鲜活的声音注脚。

### 参考文献：

- [1] 黄凌飞. 拉祜族葫芦文化“身一声”表达的意义系统研究[J]. 民族艺术研究, 2013(1):86-92.
  - [2] 黄凌飞, 董宸. 拉祜族葫芦笙舞身一声一意“体化实践”的人类学阐释[J]. 民族艺术研究, 2012(2): 76-80.
  - [3] 朱梦婷. 拉祜族葫芦笙的制作及其文化内涵——以澜沧县木戛乡的乐器制作为个案[J]. 黄河之声, 2024(8): 48-51.
  - [4] 杨云燕. 从人类学视角解读拉祜族葫芦文化[J]. 鸡西大学学报, 2012(4): 134-135.
  - [5] 刘露. 云南澜沧县拉祜族葫芦节产生、传承与变迁[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 [6] 纪仁春. 从非传统到传统——澜沧拉祜族传统音乐保护、传承和发展现状的思考[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1): 19-23.
  - [7] 李青. 普洱彝族葫芦笙[J]. 民族音乐, 2024(5):50.
- 作者简介: 刘禹含 (1991.02-), 女, 汉族, 江苏省徐州市,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民族音乐学。